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日講春秋解義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三傳以後
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詞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
七也蓋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

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
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
探力索久之皆見謂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



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來雖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召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叅伍羣言以求至當經筵所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經大全收
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衷一書詩書春
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盖有待也周易折衷成於
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說彙纂成于六十年已經頒布
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茲念

欽定春秋于胡氏之說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義一
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將俟諸經備成
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詳細校
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版既訖諸臣請製序文頒示海內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鑿之說曠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解義之成蓋數十年於茲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窅窅將由是以開

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睹矣

乾隆丁巳仲春月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開載監修總裁分撰校訂校錄校刊監造諸臣名銜

總裁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禮部左侍郎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臣

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

李光地

分撰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

王封滌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

高士奇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田喜霖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德格勒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博濟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朱都納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思格則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彭孫適

監修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

校訂

總理事務和碩果親王臣允禮

總理事務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方苞

校錄

翰林院侍讀今任福建學政臣周學健

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余棟

翰林院編修臣鄧啓元

翰林院檢討臣周龍官

翰林院編修臣王興吾

翰林院編修臣呂熾

翰林院編修臣夏廷芝

翰林院編修臣王檢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元燮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鹿邁祖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吏部驗封司郎中臣陳其凝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刑部陝西司員外郎臣吳文煥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任分巡浙江金衢嚴道按察使副使臣程光鉅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四川順慶府知府臣王泰姓

校刊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陳浩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嵇璜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大鯨

翰林院編修臣萬承蒼

翰林院檢討今任山東學政臣李光燝

翰林院編修臣于枋

翰林院編修今任江西學政臣于辰

翰林院編修臣林蒲封

翰林院編修臣柏謙

翰林院編修臣楊廷棟

翰林院編修臣徐以烜

翰林院編修臣吳士珣

翰林院檢討臣韓彥曾

翰林院編修臣陳大受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雲南道監察御史貴州學政臣鄒一桂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雲南曲靖府知府臣王雲銘

監造

巡視長蘆等處鹽政監察御史內務府佐領臣三保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臣雅爾岱

內務府掌儀司郎中兼佐領臣永保

內務府織染局員外郎臣李之綱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臣三格

監造臣西寧

監造臣恩克

日講春秋解義卷目

第一卷

隱公

元年之二年

第二卷

隱公

三年之四年

第三卷

隱公

五年之七年

第四卷

隱公

八年之十二年

第五卷

桓公

元年之三年

第六卷

桓公

四年之八年

第七卷

桓公

九年之十三年

第八卷

桓公 十四年之十八年

第九卷

莊公 元年之六年

第十卷

莊公 七年之十一年

第十一卷

莊公 十二年之十九年

第十二卷

莊公 二十年之二十六年

第十三卷

莊公 二十七年之三十二年

第十四卷

閔公 元年之二年

第十五卷

僖公 元年之四年

第十六卷

僖公 五年之九年

第十七卷

僖公 十年之十五年

第十八卷

僖公 十六年之二十年

第十九卷

僖公 二十一年之二十三年

第二十卷

僖公

二十四年之二十七年

第二十一卷

僖公

二十八年

第二十二卷

僖公

二十九年之三十二年

第二十三卷

文公

元年之四年

第二十四卷

文公 五年之九年

第二十五卷

文公 十年之十四年

第二十六卷

文公 十五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七卷

宣公 元年之四年

第二十八卷

宣公

五年之十年

第二十九卷

宣公

十一年之十三年

第三十卷

宣公

十四年之十八年

第三十一卷

成公

元年之二年

第三十二卷

成公 三年之六年

第三十三卷

成公 七年之九年

第三十四卷

成公 十年之十四年

第三十五卷

成公 十五年之十六年

第三十六卷

成公

十七年之十八年

第三十七卷

襄公

元年之六年

第三十八卷

襄公

七年之九年

第三十九卷

襄公

十年之十三年

第四十卷

襄公

十四年之十六年

第四十一卷

襄公

十七年之二十年

第四十二卷

襄公

二十一年之二十三年

第四十三卷

襄公

二十四年之二十五年

第四十四卷

襄公

二十六年之二十七年

第四十五卷

襄公

二十八年之二十九年

第四十六卷

襄公

三十年之三十一年

第四十七卷

昭公

元年之二年

第四十八卷

昭公 三年之五年

第四十九卷

昭公 六年之八年

第五十卷

昭公 九年之十二年

第五十一卷

昭公 十三年

第五十二卷

昭公

十四年之十八年

第五十三卷

昭公

十九年之三十一年

第五十四卷

昭公

三十二年之三十五年

第五十五卷

昭公

三十六年之三十八年

第五十六卷

昭公 二十九年之三十二年

第五十七卷

定公 元年之四年

第五十八卷

定公 五年之八年

第五十九卷

定公 九年之十二年

第六十卷

定公 十三年之十五年

第六十一卷

哀公 元年之五年

第六十二卷

哀公 六年之十年

第六十三卷

哀公 十一年之十四年

第六十四卷

哀公

十五年之二十七年

臣等謹案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定

世宗憲皇帝重加考論而後成書春秋為聖人治世
微權三傳已不無異同胡安國以己意窺測
穿鑿尤多是編先標左氏以徵其事次及公
穀以求其例然後出以論斷體會筆削之旨

俾學者心目不為安國所淹洵一辭莫贊矣
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二十五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綱領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

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氏仲舒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大為說以明之

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死罪之名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劉氏向曰春秋無通義

司馬氏遷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

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班彪引古語殺史見極平易正直

韓氏愈曰春秋謹嚴

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
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
與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
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
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又曰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成書勢
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

異則義須別

胡氏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通論

公羊氏高曰君子何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
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孔氏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缺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

畧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嚮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

詳畧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

啖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

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穀梁

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徃徃鉤深但以守文堅滯

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

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

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至多若盟會征

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

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
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
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
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
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
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
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

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荅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

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

馬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畧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畧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

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又曰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

朱子曰史記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劉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抑嘗考之蓋史冊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

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

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茲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書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于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

復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經傳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杜氏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
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
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

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
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
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
修之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

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
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

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
舒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
魯眭弘弘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
學弘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
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
泠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始

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潁川棠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筦路及冥都

又事顏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 瑕丘江公受穀梁

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訥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

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宗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召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

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始江博

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為講學大夫左丘明作傳

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

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

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

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

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

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漢書
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
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從
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
歆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
如左氏四十事以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逵
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閭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
司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

異同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
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竒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
淑九江太守服虔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荊州刺史
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
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潁容作春秋條例又
何休作左氏膏盲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
盲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
宣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

李封為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

啖氏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紀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

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
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
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
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
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
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
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
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

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傳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

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
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
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
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
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
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
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

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朱子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

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馬氏端臨曰案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曰易有象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

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
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
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象象之與卦爻序之
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已意
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
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
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
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

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擇其差可信者則左氏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攬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傳注得失

歐陽氏修曰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
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
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
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
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又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晁氏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

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氏
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
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楊氏時曰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
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
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
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
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為正此

所謂求之經

胡氏安國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
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
義為主則當習公穀

胡氏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
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
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
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

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
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
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
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
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
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
顯矣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

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

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又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艾夷蘊崇之一段是

關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

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

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

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又曰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
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
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

又曰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
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
經雖是甚有踈畧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可畏
又曰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
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
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朱子曰不是如
此底亦壓從這理來

問春秋胡文定公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
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
時文答策相似

晁氏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
之論最善

郝氏經曰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
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
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
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為之傳自是春秋之
學不專於三傳矣

虞氏集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鄒夾先亡學春秋者

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
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
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
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並治者明其能
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
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
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
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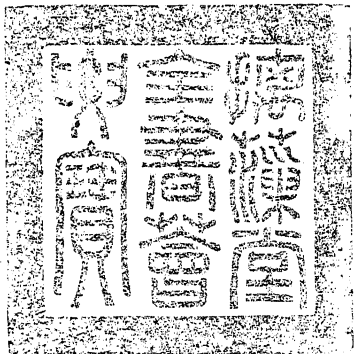
こころいふこと

日講春秋解義

十四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覆校官檢討 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 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 臣范 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
一至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

隱公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主國

事謚法不尸

其位曰隱

周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

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

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子武公武公子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

年克段于

鄆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

弟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

之別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

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晉逆翼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隱公七年曲沃莊

伯卒子稱代立
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殺州吁

宣公

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

公卒子桓

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

蓋為時王所黜
其後又稱子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見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

莫薛
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大嶽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

臣卒莫許
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顯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卿黎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

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是為蚡冒其弟熊通篡立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

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顯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

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

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祚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

七年始

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檣李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二十六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嗣位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

姓子宋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子孟子之姪弟也元妃卒次妃攝治內事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

宋杜注梁國睢

陽縣今河南歸德府治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魯括

地志曲阜縣外城伯禽所築也今屬山東兗州府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

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追成父志以位讓桓為桓尚少立為太子率國

人奉之為經元年
春不書即位傳

元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此魯隱公即位之首年孔子筆削所託始也諸侯
奉天子正朔凡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
至紀本國之政亦得自用其年舊史之常法也首
年稱元自董氏仲舒以為視大始而欲正本何休
杜預附而益之遂有體元之說胡氏安國推行乾

元坤元之用而謂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
之事又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雖理亦可通而非
經之本指也舜典稱元日商書稱元祀古之帝王
義或有取而遂目為聖人之書法則鑿矣

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

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傳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文王周始受命

制法之王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

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
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
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

母俱媵也

國人莫知隱長又賢

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
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
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桓母媵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殺梁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志也

成隱讓桓之志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

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隱長桓幼

春

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

惡桓也

不明讓者之善則弑者之惡不顯

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

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

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惠謂私惠

信道而不信邪孝

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

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

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

隱為世子受命于惠公為魯君已受命于天王

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

弟先于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

以行小

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周人即以是月為春

夏書甘誓曰怠棄三正則三正疊用古已有此而

漢書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

以為春又其明徵也以經文考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夏正建寅之月則凍宜解無冰非異矣况卯辰之月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亥之月則隕霜非異而亦無菽矣以是知先儒夏時冠周月之說未得其實也春秋之例必通一時無事可紀乃書首月以備四時而成歲惟人君之始年雖下二月有事可紀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

之正法也隱公自居於攝雖改元朝廟與國人更始而未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莊閔僖元年不書即位與此同蓋事有其實既行即位之禮舊史所書孔子不得而削也未行即位之禮舊史所無孔子不得而增也胡氏安國乃謂孔子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誤矣謂上不稟命於天子則魯十二公之所同也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於定公之書即位不可通矣侯國紀事雖得自用其年而所奉乃

天子之朔故必書王正月程氏端學曰若周史則
不書王得其義矣先儒乃謂天下皆知有帝故虞
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
冠以王而以加王於正為孔子特筆亦臆說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書邾公羊俱作邾婁蔑公
羊穀梁竝作昧此書盟之始

邾今山東鄒縣蔑杜注魯地
今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

左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

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之盟

公羊傳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

及或言暨會猶最也

最聚也

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

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

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

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

去惡就善曰進

昧者何地期也

其所期處

殺梁傳

及者何內為志焉爾

內謂魯也

儀字也父猶傳也男

子之羨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

渝愛也

昧地名也

按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本周制也魯侯爵而稱公乃臣子尊君之辭故孔子仍而不草邾魯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也附庸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與王朝大夫諸侯兄弟同春秋凡書盟者惡之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是盟隱公所欲

故曰及也諸侯當講信守義以承王事義不明而有私交信不足而有盟詛春秋志大道之公是以惡之也况數年以後公即伐邾盟果何益哉

附錄左傳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費

今父也費廆父食邑今山東魚臺縣西南有費亭郎杜注魯邑今魚臺縣東北有郎城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今河南新鄭縣鄆今河南鄆陵縣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凡傳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申

國名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今河南輝縣段出奔共

故曰共叔

莊公寤生

史記寤生史之難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

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為之請制

制鄭邑一名虎牢今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武姜請于莊公欲以制邑封段

公曰制巖邑也

言其地巖險

虢叔死焉他邑惟命

虢叔東虢君也

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虢故城在今汜水縣東近滎陽界

請京

京杜注鄭邑今滎陽縣有京縣

故城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

祭仲鄭大夫

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文高一丈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

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過百雉
言城之周圍過三百丈之數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

三分國
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不合三等

法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

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

鄙邊邑貳
兩屬也

公子呂曰

公子呂
鄭大夫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叔久不除則
舉國之民當

生他

公曰無庸將自及

言無用除之彼將自及于禍也

大叔又收貳

以為已邑

前兩屬者今皆取為已邑

至于廩延

言所侵愈多廩延杜注鄭邑今河南

延津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

子封即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

不義不暱

言不義之人不為眾所親暱

厚將崩

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也眾

所不附將自敗也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完城郭聚人民繕治其甲冑與

兵器具備其步卒與車乘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無鐘鼓曰襲啟開也

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千二人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

遂寘姜氏于城

潁

潁城潁社注鄭地史記正義曰許州臨潁縣是今河南臨潁縣有故城

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

潁谷潁水

所出在今河南登封縣封人典封疆之官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

肉

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

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

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據武姜在設疑也

公語之故且告

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

闕掘也隧地中道也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賦詩也中融外洩各自

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畧而言之也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

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

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

而已矣

齊如即不如
人語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

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
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殺梁
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

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
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
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

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
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
甚之也

段奔走至鄆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于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

然則

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此春秋誅意之文也按鄭莊克段君臣合謀則當
稱國命公子呂為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
稱師而經專斥鄭伯所以惡莊也克者以力勝之
若讎敵然不稱弟段不弟也于鄆謂既伐諸京又

蹙諸鄢極之於其所往也自常情觀之段躬為不義莊待其及而後討之似亦非過而春秋歸獄於莊何哉當其始姜欲立段段復多才為國人所與莊遽欲除之而罪狀未著懼無辭於母氏與國人也故授以大邑為作亂之階命貳收貳其勢漸逼猶曰姑待曰無庸縱使失道俟其繕甲興師形迹顯著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段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矣夫王者

以善養人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而鄭莊於弟則
惟恐不入於惡春秋所為深誅其意以正人心而
扶世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此書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左傳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

氏未薨故名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

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

同軌畢至言海內皆至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

五月而葬殺于

天子同方歲之盟其地漸近故五月可至不言畢至至不至無所拘

大夫三月同位

至

三月而葬殺于諸侯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

士踰月外姻至

而過月葬

殺于大夫外姻之在他國者過月可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贈死不及尸

尸未奠之通稱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奠則縗麻除無哭位

豫凶事

仲子在而

來賵故曰豫凶事

非禮也

公羊傳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言宰與周公同言名又與宰周公異是宰下之士也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

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

事有賵賵者蓋以馬

謂士不備四也

以乘馬束帛

乘馬謂大夫已上備

四也東帛謂
玄三纁二

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

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

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尊桓母以赴告天子
諸侯隱公之意也

其

言來何不及事也

時奠事已畢
無所復施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

之兼之非禮也

言惠公仲子
當各使一使

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

微也

比夫人為微故
不得與惠公竝

殺梁
傅

母以子氏

妾不得體君
故以子為氏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

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

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賄者何也乘馬曰賄
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天王周平王也繫王於天春秋之特筆也宰者冢
宰咺其名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也王
朝公卿例書爵咺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冢宰紀
法所從出君有過舉當據紀法以爭之今乃承命
下賄諸侯之妾使咺不知其不可是不智也知其
不可而不言是不忠也故特賤而書名以見其失

職也

附錄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紀國名姜姓侯爵今山東壽光

左傳 縣東南有紀城夷國名妘姓杜注在城陽莊武縣今山東即墨縣西有莊武故城隱十一年傳曰凡諸侯

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春秋例也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蜚負蠶也蓋食苗蟲

之屬莊二十九年傳曰凡物不為災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書參盟之始宿國名風姓男爵杜注東平無鹽縣也今無鹽故城

在山東東平州東

左傳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杜注宋邑外黃縣有黃城今外黃故縣在河

南杞縣
東北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傳

穀梁

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

日宿邑名也

宿國名惠公與宋有郟至隱公立而求成於宋遂
為此盟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微者之盟會不
志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在也凡書盟者惡之或
謂周禮有司盟之官至於詛祝玉府戎右太史皆

有職以掌盟載之事意者盟以結信出於人情亦先王所不禁乎不知司盟之設非先王所欲而不禁乃欲禁之而不能也聖人欲盡去盟詛之私直追大道之公惡盟之心與先王設盟之心未嘗不合皆欲以維信義之窮耳

附錄左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為太子故

隱公讓而不
敢為喪主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

是以改葬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衛杜注在汲鄆朝歌

縣今朝歌故城在河南淇縣東北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見成禮故不書

鄭共叔之

亂公孫滑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子

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虢西虢國也姬姓公爵杜注弘農陝縣東南有

虢城陝縣今河南陝州也凡師能左右之曰

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

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

于翼

翼杜注邾地在今山東費縣西南

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

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書王臣私交之始杜注祭國伯爵也路史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

祭城今河南開封
府東北有祭伯城

左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

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殺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囊內諸侯非有天

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天子

畿內大夫有米地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

謂之囊內諸侯

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聘弓鏃矢者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

于問卻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束脩
之肉者脩脯也臣無竟外之交故弓矢不出竟場在
禮家施不及國故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謂之竟場者
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不貳之者言
臣當一一稟君命
無自專之道也

祭邑名伯或曰爵或曰字祭伯天子之卿畿內諸
侯來者來朝於魯也不曰朝而曰來不與其朝也
曷為不與其朝非王命也私交者人臣所禁故寰
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况隱公之
立未嘗朝王祭伯不奉王命而遠來朝魯是為結

外交藐君父營私蔽公罪孰大焉春秋於王臣外交皆貶而不與所以正其本也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

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小斂始死之斂蓋隱公不親臨衆父始死之斂故不書衆父卒日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

殺梁大夫日卒正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日以紀恩

不日卒惡也

惡故略之

益師魯卿衆父之名稱公子者魯侯之子也諸侯之卿皆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而使為卿故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其不書卒之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彊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於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

則左氏之說亦非也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是為得之胡氏謂見恩數之有厚薄亦因左氏之說而失之者與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戎今山東曹縣故戎城是也潛魯近戎之地當在今兗

州府西南境

左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殺梁

會者外為主馬爾知者慮

察安審危

義者行

臨事能斷

仁

者守

衆之所歸
守必堅固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

也

春秋之例事以時成則書時而不書月而隱公自
元年以後皆不書正月雖事以月成者亦書時故
穀梁謂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公羊謂隱不有其
正皆非也隱在位十有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
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是不奉正朔也故不
書正以示義焉春秋凡會皆譏君臣同詞者非封

建之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書入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國姜姓漢置向縣今江南懷遠縣西有

故縣

村

左傳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

不安于莒歸其父母之國

夏莒

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傳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

苟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

向我邑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梁作倭此書大夫專兵之始極附庸國今山東魚臺縣西有極亭

左傳 司空無駭入極費廾父勝之

司空魯卿無駭不書氏未賜族廾父費伯

也

公羊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

滅也始滅昉于此乎

昉適也

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

內謂所入之國

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

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莒小國稱人略之也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稱人無
駭稱名春秋之初大夫未張猶多不書其氏也向
極皆國名入者以兵造其國都得之而不居也其
義為逆而不順諸侯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
伐其不率者則大司馬九伐之法施焉今莒魯無
王命而擅入人國天王不能討直書其事而義自
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書盟戎狄之始唐杜注
魯地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在今山東

魚臺縣

左傳我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我好也

戎在徐州之域去魯為近故春既有潛之會秋復有唐之盟其書日者以戎異於列國諸侯故謹之也潛之會戎請盟而公辭今乃遂與之盟不可已乎書及所以責公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履緌左作裂緌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

主人為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宋公無母莫使命之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

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于

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

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伯姬者

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 逆女親者也 親謂自逆之也 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

以紀冠于履綸之上為以國氏 為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 反謂為夫家所遣 從人者也婦

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

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履緌紀大夫伯姬魯女許嫁於紀者也書履緌逆
女譏紀侯之不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父子君臣
皆於此託始焉孔子告哀公以大昏為政之本文
王之親迎于渭韓侯之親迎于蹶里竝見雅詩今
紀侯不親迎而使履緌來豈所以重大昏之禮與
然程子有言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

禮且如秦楚遠隔豈有委宗廟社稷而親迎婦者
丈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且為公子時也以此義
推之韓侯因覲而迎非私行故於禮無譏天子諸
侯之禮每與士庶人異二說竝存而不可偏廢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作帛此書外相盟之始密杜注莒邑今山東昌邑縣東南有

密鄉故城

左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

紀子以伯先也

伯長也

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繫子無其國此闕文也闕文之例有三有自仲尼削之者如桓公無王王不稱天之類以大義削之而本非闕也至於舊文脫簡無從考按而夫子因之或秦灰之後卷帙散亡經師口授譌舛莫稽而後儒又因之皆不得不闕者雖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不能有所增損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穀梁傳

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夫人子氏之薨左傳無明文杜預因歸贈豫凶事之說而斷以為桓公之母仲子夫既為夫人未有

無諡者何他日考宮仍稱仲子而不書其諡乎公
羊以為隱公之母果隱公之母則既以夫人之禮
書薨亦當以夫人之禮書葬矣故程子獨取穀梁
隱妻之說而胡氏安國因之薨者上墜之聲夫人
先君而薨則不書葬婦人從夫者也

鄭人伐衛

此書諸侯專
征伐之始

左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治元年取
廩延之亂

鄭公孫滑在衛衛嘗為滑伐鄭至是鄭莊修怨以

伐衛夫段既餬口四方滑兄弟之子必欲絕之而後使莊之伎倖不待貶而自見矣征伐者天子之大權就使衛果有罪可聲鄭果有言可執非奉王命不得興師而况遷怒復怨為廩延之微郟乎不書戰者衛自輸服而不待戰也凡書伐而不書戰者皆可以此義通之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